

汉语方言的名量词

陈淑梅 张振兴

一 名量词的来源

汉语方言名量词的来源与普通话量词大致相同,主要来自古代汉语和借用名词作量词。

1.1 来自古代汉语

集体量词“朋”和度量衡量词“升”都来自殷虚卜辞,例如“贝十朋”、“鬯二升”(“鬯”是古代祭祀时用的一种香酒)等。个体量词“本、乘、两、介、个、匹、品、张、编”等来源于周代。但那时量词适用的范围比现代汉语方言要小得多:“本”用于草木;“乘”、“两”用于车;“个”用于竹,又用于一般性事物;“介”与“个”同;“匹”用于马;“品”用于一般物品;“张”用于可以张开的东西;“编”用于蓆子之类。例如:

- (1) 然后瓜桃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葷菜百蔬以泽量。(《荀子·富国》)
- (2) 王悦之,益车四乘。(《庄子·列御寇》)
- (3) 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荀子·议兵》)
- (4) 如有一介,断断猗,无他技。(《书·秦誓》)
- (5) 律桓公予之系马三百匹。(《管子·小匡》)
- (6) 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诗经·小雅·六月》)
- (7) 之子于归,百两将之。(《诗经·召南·鹊巢》)
- (8) 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左传·昭公十三年》)
- (9) 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左传·昭公三年》)

以上例子中的量词本来都是名词,在古代汉语里借作天然单位的量词。

度量衡量词源于周秦时期,当时度量衡制度初步建立,表示度量衡单位的量词就开始普遍使用了。例如:

- (10) 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其察色也,不过墨丈寻常之间。(《国语·周语下》)
- (11) 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战国策·齐策》)
- (12) 齐旧四量: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为锺。(《左传·昭公三年》)
- (13) 一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汉书·历志》)
- (14) 一箪食,一瓢饮。(《论语·雍也》)

(15)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孟子·告子上》）

例(10)、(11)中的“寸”、“尺”、“丈”、“里”，都是表示“度”的单位，也就是计算长短的单位；例(12)的“豆”、“区”、“釜”、“鍾”都是“量”的单位，也就是计算容量用的单位；例(13)里的“铢”、“两”、“斤”、“石”、“钧”都是“衡”的单位，也就是计算重量的单位；例(14)、(15)的“箬”、“瓢”、“杯”、“车”都是容器量词，容器量词大都借用某种容器名称来充当，只表示某种物品的大约数量。

名量词“枚、头、群、顿、只、株、颗、根、朵、把、粒、架、竿”等都是汉代和汉代以后产生的。例如：

(16)木器髹者千枚。（《史记·货殖列传》）

(17)见一群白头鸟，到今天为止闻唤哑哑声。（《世说新语·轻低》）

(18)欲乞一顿食耳。（《世说新语·任诞》）

(19)乃赐奔戎佩玉一只。（《穆天子传》卷三）

(20)成都有桑八百株。（《三国志·诸葛亮传》）

(21)以玉盘盛桃七颗。（《汉武内传》）

(22)东方朔得风声木十枝以献。（《洞冥记》）

(23)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杜甫诗）

(24)丹沙一粒不曾尝。（白居易诗）

(25)草堂书一架，苔径竹千竿。（李咸用诗）

“般、包、柄、部、床、串、丛、簇、搭、道、滴、点、叠、铤、段、对、顿、房、幅、管、件、茎、尾、炷”等大多数名量词产生于中古汉语，例如：

(26)入春解作千般语，拂曙能先百鸟鸣。（王维《听百舌鸟》）

(27)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白居易《买花》）

(28)一搭碎云寒不飞。（楼钥《小溪道中》）

(29)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柳宗元《游黄溪记》）

名量词“班、瓣、笔、餐、袋、垛、挂、溜、绾、抬、碗、项、替、箸、桩”等产生于近代。例如：

(30)一枝低压宜春院，芳心半点，红妆几瓣，和莺吹折流霞西。（《格物粗谈·树木》）

(31)三餐饭并不曾想吃，五车书并不肯攻习。（吴昌龄《张天师》二折）

(32)一垛两垛城台下，一个两个蒲团窝。（汤显祖《南柯记·闺警》）

(33)又是两箸软饼，妇人用手检肉丝细菜儿裹捲。（《金瓶梅》37回）

1.2 借用名词作量词

汉语方言中很多名量词都是从名词中借来的。不同的方言借用的名词各有不同。例如：

板：一板豆腐（宁波）|一板墙（建瓯）|椽：一椽大蒜（长沙）|钵：一钵薰烟（厦门）|瓣：一瓣蒜（银川）|冰：一冰黄鱼（宁波）|饼：一大饼麻糖（成都）；一饼塗（福州）|崙：一崙山（福州）|道：一道高墙（武汉）|墩：一墩花生（牟平）|囤：一囤米（福州）|疙瘩：几疙瘩肉（万荣）|弓：一弓蕉（厦门）|片：一片门（崇明）|曹：一曹人（萍乡）|莞：一莞柏树（柳州）|花：一花西瓜（温州）|家：一家人家（武汉）|箭：一箭花（福州）|井：一井地（广州）|客：一客饭（上海）|脚：一脚泥（柳州）|筷：一筷小菜（崇明）|孖：一孖腊肠（广州）|箸：一箸菜（广州）|煲：

一煲汤（东莞）。

二 名量词的发展

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名量词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发展的结果有两个基本方面：第一，就量词应用的范围来说，有扩大，有缩小，有转移。有新量词的产生，有旧量词的消失等。第二，就量名的组合方式来说有变化。

2.1 名量词应用范围的发展

2.1.1 范围的扩大

以“个（個、箇）”为例。据王力先生考证，“个”字原来只是竹的单位，例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木千章，竹竿万个”、《荀子》中“负服矢五十个”，曾鞏诗还说“旁生竹相围，竦竦碧千箇”。但事实上，“个”字的应用范围在唐代已经扩大了许多。水果称“箇”，如岑参“桔怀三个去，桂折一枝将”，鸟类也称“箇”，如杜甫“两个黄鹤鸣翠柳”，人多亦称为“箇”。汉语方言中“个”的应用范围更大了，不仅人称“个”、动物称“个”、水果称“个”、生活用品称“个”，就连建筑物、身体部位、抽象事物也称“个”。在普通话中不能用“个”的很多事物，方言中都可以用“个”。在有些方言里，“个”几乎可以代替所有表示个体单位的量词。例如：

一个椅子/水壶/钱/牛/鸡/轿子/船/鱼/裤子/车子/手/眼睛/脚/毯子/枪/笔/筷子/白菜/米粒/屋子/稿子/山/客人（徐州）|一个桌子/桥（武汉）|一个牙齿（柳州）|一个树（银川）|一个帽子（太原）|一个电影（崇明）|一个手表/飞机/锅/猪/锄/嘴（忻州）|一个狗子/猫子（牟平）|一个草仔/稻草（东莞）|一个学堂（丹阳）|一个虫（海口）。不仅具体名词可以用“个”，很多抽象名词也用“个”。例如：

一个想法（崇明、西安、西宁）|一个办法（南京、西安、西宁）|一个念头（南京）|一个事情（贵阳）。

表示时间的概念也可以用“个”。例如：

一个月（南京、乌鲁木齐、萍乡、厦门）|一个钟头（南京、上海、南宁平话）|一个礼拜（南京、萍乡、梅县、福州）|一个月日（福州）。

再如“隻”。说文：“隻，鸟一枚也。”可见“隻”在最初只是普通名词，“后来用作单位词的时候，开始也只是指鸟类”（王力 1958），例如：“常於家豫炙鸡一隻”（《后汉书·徐穉传》注）。中古以后，“隻”字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兽类和无生命的事物，例如：

(34) 匹马隻轮无反者。（《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

(35) 载玉万隻。（《穆天子传》卷二）

(36) 一隻短舫艇，一张斑鹿皮。（白居易诗）

“隻”在汉语方言里应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①可以用于某些成对的东西中的一个：一只鞋/眼/耳朵/手/手指脑/胳膊/脚/脚筒骨/小腿/筷子/棋子/袜子。

②用于禽兽类：一隻鸡/雀子/象鼻头/牛/猪/羊子/兔子/猫/狗/蝴蝶/狐狸/燕子/老虎/老鼠/马/蜻蜓/蜂/鲫鱼子/蛤蟆/蚊子/蚂蚁子/蝦儿/螺蛳。

③用于车、船：一隻船/小船/渡船/飞机/火车/汽车/三轮车/摩托车/脚踏车。

④用于某些器具：一隻箱子/提桶/茶杯/碗/匙羹/碟/表。

⑤用于人，多表示贬义：一隻老太婆/女人/憨大（上海）|一隻疯子/哑巴/鬼（南昌）|我自家一隻侬去/伊厝家来三隻侬客（福州）。

⑥用于圆形物体：一隻球/鸡蛋/柚儿。

⑦用于其他一些有专门量词或没有专门量词的名词，这些名词在普通话中是不能用“隻”的，例如：一隻月饼/人/房间/电视机/椅子/别针/奖章/帽子/灯/笛子/树/戏/电影/山/井/路/屋/领/店/事情/问题/通知/注意/项目。

再如“把”。“把”产生于汉代，用于可以手握住的东西，例如《论衡·感虚》：“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中古继续使用这一意义，例如《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朱子语类》卷六中“理如一把线相似，有条理”。这一意义一直沿用到近代。例如：

(37) 吴用取一把铁算子来，排在桌上，算了一回。（《水浒传》61回）

(38) 其人并不敢则声，提起一把衣服，如飞走了。（《七国春秋平话》卷二）

元代以后“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用法。例如：

①用于有把的东西。例如：

(39) 前面一把引军销金红旗。（《水浒全传》104回）

(40) 即着鯁都司取出一把大捍刀奉上。（《西游记》3回）

②用于怒火等。例如：

(41) 郑屠大怒……心头那一把无名业火，焰腾腾的按捺不住。（《水浒传》3回）

(42) 武松听了，心头那把无名业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同上31回）

中古量词“把”还有“伙”的意义，含贬义色彩，例如《北齐书·高阿那肱传》中“一把子贼，马上刺取，掷着河中”、《南史·陈武帝纪》中“一把子人，何足打？”近代汉语里，这一用法已经消失。¹

又如“窠”。“窠”中古时期只用于植物株数，例如唐陈标《蜀葵》中“眼前无奈蜀葵何，浅紫深红数百窠”、《敦煌变文集·山卢山远公话》中“忽见一窠牡丹，将身便采芳蕊”。“窠”在汉语方言里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①用于同胎生的鸟兽。例如：

一窠猪/羊/狗/鸡（丹阳）|一窠蚂蚁子（娄底）|一窠蛋（上海）|一窠蜜蜂（温州）|一窠老鼠（金华）|一窠鸡崽仔（萍乡）。

②指连续生下来的鸡蛋、鸭蛋等。例如：

(43) 老婆鸡一窠生了四十八个蛋（杭州）|该只鸡一窠有交关蛋好生（宁波）。

③用于聚集成团的植物。例如：一窠丛竹（英山）。

2.1.2 范围的缩小

以“枚”为例。“枚”在汉魏六朝时期使用范围很大，至少可以说它适用于鸟类（说文“鸟一枚”），鱼类（东观汉记“鰕鱼百枚”）和一切器物（剑二枚，铢钱百余枚，珠十枚，木器千枚，珊瑚六七枚，壁七枚，铜铎十二枚，竹筒一枚，澡盘一枚，笛十枚，金钗十二枚）。现代汉语方言里“枚”的使用范围缩小了，只用于形体小的东西，相当于“个”，例如：一枚奖章/金牌/邮票/大洋/铜板/纪念章/别针/徽章/针/齿签。

再如“所”。“所”中古使用范围非常广泛，除建筑物外，还用于池井、处所以及石

头、手杖、帐子等。例如：

- (44)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魏书·朱荣传》）
(45)时又穿临邛，蒲江沿井二十所。（《华阳国志·蜀志》）
(46)见大石一所，其下莫有水也。（《敦煌变文集·山庐山远公话》）
(47)我卧处床面头函子中，有……紫檀如意杖一所。（同上《搜神记》）
(48)宝帐三千所，为尔一朝客。（鲍照《代陈思王〈京洛篇〉》）

现代汉语方言里，“所”只用于房屋等建筑物的单位。例如：

一所房子（徐州）|一所院子（柳州）|一所医院（乌鲁木齐）|一所学校（忻州）。

2.1.3 范围的转移

以“盏”为例。“盏”指浅而小的杯子（亦作“琖”），一般原是用来指酒的单位，例如毛滂词：“七盏能醒千日卧”、杜甫《酬孟云卿》诗：“宁辞酒盏空”。现代汉语中，“盏”字不再作酒而是作灯的单位词了，例如“一盏灯”。在汉语方言中，“盏”也是作“灯”的单位词，例如：一盏灯（油灯、气灯、日光灯、电灯、煤气灯、灯笼、洋油盏煤油灯、豆油灯、火水灯）。也可以指成杯的东西：一盏茶（酒、油）。

再如“床”。“床”中古用于弓弩弦索等器物，例如《魏书·源贺传》：“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周邦彦《解连环》：“燕子楼空，暗尘锁，一床弦索”。现代汉语方言用于床上用品，例如：一床被子（帐子、垫子、毯子）。

又如“房”。“房”中古用于植物果实，也用于妻妾，如《封氏闻见记·蜀无兔鸽》：“今有马乳葡萄，一房长二尺余”、《宋书·臧质传》：“姬妾百房，尼僧千什”。现代汉语方言里，“房”既可以表示家族，也可以用于整套家具，还可以用于人。例如：

(49)太公那时的三房人，现在有两房在柳州，那一房的人都出去了（柳州）|一房家具（厦门）|一房人（黄州）。

2.1.4 新产生的名量词

现代汉语方言新产生的名量词特别多，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量词。据笔者统计，汉语方言的大部分量词都是新产生的。例如：

弓：一弓蕉（厦门）|苑：一苑柏树（柳州）|箍：一箍筷子（于都）|孤：一孤人（厦门）|客：一客盒饭（宁波）|牙：一牙瓜（西宁）|策：两策米（福州）。

2.1.5 名量词的消失

从量词的发展演变情况看，名量词的消失较少，从所查到的资料来看，只有“株”、“章”、“皮”指树木等单位时已经消失。当然所谓消失是指口语中已经死去，在古文献中，它们仍旧可能存在。

2.2 量名组合的发展

就量词与名词、数词三者的结合方式来说，有一种情况非常值得重视，那就是，在先秦时代，数词兼带量词的时候，位置在名词的后面，构成“名+数量”的结构。先秦只说“马十匹”，不说“十匹马”；只说“幄幕九张”，不说“九张幄幕”。后代沿用先秦这个规则，情况也非常普遍。汉代以后，数词及其容器量词放到名词前面去了，构成“数量+名”的结构。不仅数词及其容器量词的位置可以放在名词前面，而且度量衡量词和天然量词也都可以放在名词的前面了。例如：

(50)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51) 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史记·秦始皇本纪》）

(52) 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史记·货殖列传》）

(53) 越使诸发以一枝梅遗梁王。（《说苑》）

例(50)、(51)是度量衡单位；例(52)、(53)是物量单位。

中古时代，“数量+名”的结构更加普遍。这种重要的转变，可以说是一种飞跃，因为“数量”放在名词后边的時候，量词与名词的关系是不够密切的，例如：“马牛各十匹”，“各”字可以把数量词和名词隔开。数量词移到名词的前边，它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渐渐成为一种语法范畴。从此，汉语的名词分为几百个种类，每一种类都有与之相搭配的量词。在汉语方言里，名词和数词的结合不能不借助量词作中介。例如不能说“三人”、“四椅子”，而必须说“三个人”、“四把椅子”。所以，我们可以说，“数量+名”的结构是汉语语法化的结果。

三 名量词的语法功能

3.1 名量词的语法功能

3.1.1 单用功能

很多方言的名量词可以脱离数词和指示词而单独使用，而北京话有的脱离了数词和指示词不能单独使用，例如：

(54) 买咗（一）架新车 | （呢/个）架车好靚。（广东）

(55) 买仔（一）部新车子 | （埃/喂/个）部车子穷漂亮。（苏州）

(56) 买了（一）辆车子 | *（这）辆车很漂亮。（北京）

(57) 只手表好正，买（一）只喇 | 等（一）阵先吧。（广州）

(58) 只手表穷灵，买只吧 | 先等（一）歇吧 | （埃）只勿错，买（一）只吧。（苏州）

(59) 这只手表很好，买（一）块吧 | 先等*（一）阵儿吧。（北京）

3.1.2 冠词的功能

名量词用在类指名词和专有名词的前面，具有冠词的功能。例如：

(60) 个女人济欢喜买衣裳。（苏州）

(61) 个蛇蛮吓人葛“蛇”作为类令人怕（比较：条蛇蛮怕人葛特定的那条蛇令人怕）。（苏州）

(62) 啲女人都中意买衫。（广州）

(63) 个老张还嚟来。（苏州）

例(60)至(62)“个”、“啲”用在类指名词前，其中苏州类指名词前的“个”不受量名选择的限制；例(63)“个”用在专名前。

3.1.3 定语标记功能

名量词可以作领属定语、时地定语、关系从句的标记。例如：

(64) 苏州/广州：张三本书——北京：张三这/那书。

(65) 苏州：张三点朋友 | 广州：张三啲朋友——北京：张三（的）那些朋友。

(66) 苏州：上头本书 | 广州：上便本书——北京：上面那书。

(67) 苏州：昨日桩事体 | 广州：琴日件事——北京：昨天那事儿。

(68) 苏州：埃丈大只猫还勿会得捉老虫 | 广州：咁大只猫重唔会捉老师——北京：这

么大（一）只猫还不会抓老鼠。

(69) 吴语：我买本书勿及僚买本书好看——北京：我买的那本书不如你买的那本好看。

3.1.4 量的评估功能

某些名量词前面可以插入“大、小、满、长”等形容词表示量的评估。“小”表示主观小量，其他的表示主观大量。例如：

一大桶汽油/一大把筷子/一大屋的人/一小块地（英山）| 一满屋的烟（黄州）| 一大沓书/一大群鸡（广州）| 衣服打湿一大片（长沙）。

“大”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形容词，不仅可以单独加在数量结构之间，而且还可以同“长、满、整”等直接组合成“一大满碗饭”、“一大长厢地”、“一大整块肉”之类的结构。这种组合加在数量结构中间，也表示主观大量。在方言中，含有“大、小、长、满、整”的数量结构，数词“一”不能省略，例如“一大满碗饭”不能说成“大满碗饭”。

3.1.5 定指功能

名量词直接用在名词的前边，构成“量+名”的结构，这里的量词既有量词的功能，又兼定指功能和数的功能。

（一）定指功能

石毓智（2001）认为汉语中存在一个“结构赋义规律”：谓语动词之前的光杆名词（通常为主语）被自动赋予一个有定性语义特征，之后的（通常为宾语）则自动被赋予一个无定性特征。方言中的“量+名”结构可以自由地出现在主语位置上，包括主语、话题和处置式中的受事，受结构赋义规律的作用，表示有定的事物，功能上相当于加上一个指示代词“这”或“那”。例如：

(70) 床被八年了。这床被子八年了。（义乌）

(71) 个表儿准极。这个表极准。（义乌）

(72) 间屋分佢。这间屋子分给他。（义乌）

(73) 本书拨我。这本书给我。（上海）

(74) 只马跑过来哉。这匹马跑来了。（上海）

(75) 本书莫你读。这本书给你读。（永康）

(76) 对鞋一只大一只细。这（那）双鞋一只大一只细。（广州）

(77) 做晒啲作业先畀玩。做完了这些作业才让玩。（广州）

(78) 个人肥肥。这个人很胖。（汕头）

(79) 张画雅绝。这张画漂亮极了。（闽南）

(80) 张纸克来。那张纸拿来。（潮州）

温州话名量词也有指示代词的功能，例如“个人这个人、班人这班人、间屋这间屋、句话这句话”等，这种指示全都表示近指意义。

（二）数的功能

语言的有定性与数的表达密切相关，当名量词处在主语位置上，是表示有定的事物，具有表示“单一个体”的语义特征，即取代了“一”的功能。例如：

(81) 句话便成功了。一句话就成功了。（义乌）

(82) 幅画贴七儿板壁。一幅画贴在墙壁上。（义乌）

(83) 个侬本书。一人一本书。（义乌）

(84) 佢唔小心打烂咗只碗。他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碗。(广州)

(85) 用条铁线箍实嘛得嘞! 用一根铁丝箍住不就行了!(广州)

(86) 我做咗啲作业, 又温咗下功课。我做了一些作业, 又温习了一会儿功课。(广州)

在某些语境里, 可以兼指指示代词和数词。例如:

(87) 餐饭食了个钟头。一顿饭吃了一个小时/这顿饭吃了一个小时。(义乌)

(88) 条牛弗见了。一头牛不见了/那头牛不见了。(义乌)

(89) 个依好讲。一个人好说话/这个人好说话。(义乌)

(90) 佢向个小姐探咗碟花生。他向一位小姐拿了一碟花生/他向那位小姐拿了一碟花生。(广州)

(91) 架单车畀啲玻璃爆咗汰。自行车被一块玻璃扎破了轮胎/那辆自行车被一块玻璃扎破了轮胎。(广州)

3.2 名量结构的语法功能

汉语方言中的名量词在一般情况下必须和数词结合成数量结构以后才能修饰名词。比如“三苑树”, “三”是数词, “苑”是量词, 由于“数词+量词”的组合是定型组合, 组合体是一个运用单位, 共同充当一个句子成分, 已经近似于短语词, 既可以认为是名量短语, 也可以称之为名量结构。名量结构不仅仅是由数词和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 也包括兼有指示代词的指量结构。名量结构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

3.2.1 数量结构的基本功能是充当定语。例如: 一把伞、两件衣裳、三斤白菜、五间大房子。数量结构充当定语时, 重在陈述事实。数量结构也可以放在名词的后边, 例如: 伞一把、衣裳两件、白菜三斤、大房子五间。数量结构放在名词的后边是处在句末位置, 句末位置是焦点位置, 处在焦点位置是为了凸显数量。有时被说明的词语比较复杂, 数量结构也放在名词的后边作谓语。例如“大细屋儿一百多间”、“大细仔儿一大窠”、“里里外外的衣裳两大箱子”。数量结构中的数词“一”如果是表示“满”的意思, 数量结构就不能放在名词的后边。例如“一屋的烟”“一桌子的菜”、“一脚的泥”就不能说“烟一屋”、“菜一桌子”、“泥一脚”。

数量结构结构也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例如:

(92) 三句话不离裤腰带。指人爱说下流话。(牟平)

(93) 一条肥皂一切两块, 每人用一块。

(94) 他一餐能喝一斤白酒。(武汉)

(95) 能翻一座山, 不走十里圈绕路。(牟平)

(96) 烧一炉陶器。(扬州)

(97) 烤一炉饼子。(忻州)

数量结构处于宾语的位置上时, 如果数词是“一”, 可以省略, 此时量词轻读, 重音在后面的名词上。例如:

(98) 打泡老菱过酒(杭州) | 含住泡眼泪(广州) | 买件衣裳(武汉) | 做件营生儿(牟平) | 说句体面话(银川) | 这路车到火车站, 那路车到码头(贵阳)。

3.2.2 指量结构可以充当主语、宾语、介词的宾语, 还可以作名词的修饰语, 例如:

(99) 隻牛走咗去食禾喔。牛跑去吃稻子。(广州)

(100) 张刀生晒锈。刀子长满了锈。(广州)

(101) 只马跑过来哉。这匹马跑过来了。(上海)

(102) 条鱼大来斜气。这条鱼大得很。(上海)

- (103)批货有问题。这批货有问题。(义乌)
- (104)部电视机咪台桌。一台电视机在桌子上。(义乌)
- (105)便是个侬。就是这个人。(义乌)
- (106)阿住间屋。我住这间屋。(义乌)
- (107)食埋支烟走人。抽完这支烟就走。(广州)
- (108)你踩倒条猫尾嘞。你踩了猫尾巴了。(广州)
- (109)只鹅将条颈伸到长一长。那鹅把脖子伸得长长的。(广州)
- (110)我要同个细佬商量一下。我要和弟弟商量商量。(广州)
- (111)你嚟对眼死望住我做乜嘢者?你那眼睛死望着我干嘛?(广州)
- (112)个老公嘅身体唔系几好。丈夫的身体不大好。(广州)
- (113)间屋嘅屋顶插住一支旗。那房子的屋顶插着一面旗子。(广州)

指量结构在例(99)至(104)中作主语,例(105)至(108)中作宾语,例(109)至(111)中作介词的宾语,例(112)、(113)中作名词的修饰语。

“量+名”的前边可再加修饰语,以表领属的最常见,例如:

- (114)你的学生係边度?你的那些学生在哪里?(广州)
- (115)你点解特登搽黑我个眼镜啲玻璃。你干嘛要故意涂黑我这眼镜的玻璃。(广州)

义乌方言中的省略指示词的量词形式还可以单独使用。例如:

- | | |
|-------------|------------|
| a. 甲: 借支笔躬。 | b. 甲: 买双鞋。 |
| 乙: 要哪支? | 乙: 哪双? |
| 甲: 支。这支。 | 甲: 双。这双。 |

有少数方言,如永春方言的物量词在没有数词的情况下,直接受形容词“大”、“细”修饰,构成“形+量”的结构,表示状态,在句中作谓语、定语、补语等成分。例如:

- (116)即只牛大只。这只牛大。(谓语)
- (117)或只牛细只。那只牛小。(谓语)
- (118)即大尾鱼送女。这一大条鱼送你。(定语)
- (119)或细担柴若钱?那一小担柴禾多少钱?(定语)
- (120)纸刈大张咯。纸裁大了。(补语)
- (121)纸刈细张咯。纸裁小了。(补语)

由于文化源流的不同、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哪些量词能与哪些名词配合,哪些名词能与哪些量词配合,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搭配习惯。汉语方言名量词与名词搭配的地域特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汉语量名的搭配都有一定的理据性,不同的方言量名搭配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反映了不同方言区认知内容和认知过程的不同。有的凸现的是事物的外型,例如“一粒山”、“一粒月亮”、“一条大门”、“一条蕃薯白薯”、“一条桥”等;有的凸现的是事物的性质,例如“一只颜色”、“一只茶”、“一只铺子”、“一只院子”等;有的凸现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如“两条头发”、“一枝笺竹”等。有的理据是明显的,有的是隐蔽的。

附注

1 编者按：“把”的这一意义现代汉语方言中仍有使用，如在鲁西南方言中很常用。例如：
他那一把子人没一个好东西。（山东单县）

参考文献

- 鲍厚星 1999 《东安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陈淑梅 2000 《鄂东方言语法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
储泽祥 1999 《邵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崔振华 1999 《益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贺凯林 1999 《溆浦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黎锦熙 1992 《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
李荣主编 1993-1998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宇明 2000 《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连通 1985 永春话物量词的主要特点，《中国语文》第3期。
彭泽润 1999 《衡山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沈若云 1999 《宜章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施其生 1996 广州方言的“量+名”组合，《方言》第2期。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王力 1985 《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
吴启主 1999 《常宁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夏剑钦 1999 《浏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向熹 1993 《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颜清徽、刘丽华 1993 娄底方言的两个语法特点，《方言》第1期。
杨剑桥 1988 吴语的“指示词+量词”的省略式，《中国语文》第4期。
张淑敏 1997 兰州话量词的用法，《中国语文》第2期。
张振兴 2000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编纂后记，《方言》第2期。
周小兵 1997 广州话量词的定指功能，《方言》第1期。
朱德熙 1997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陈淑梅 湖北黄冈师范学院；张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